

陸離覆吳仲賢之三 延期下期刊出

日影行□小思 名古屋街頭的 兩種表情

一個青年站在一輛小貨車頂上用擴音器大聲演說，他的同志在派發傳單，沒有人理會。然後，日本航空史上最大的一次慘劇發生了！客機軍機高空相撞，一六八人死亡……

富士山，據說是日本的象徵，可是，今回我專誠跑到它的腳下，算是住了兩天，卻無緣無份，竟看不見它的真正面目。沒有時間，也沒有氣力，我們沒有跟懷了朝聖心情的日本人上山去。但住在山下的河口湖畔，應該是看山的最好角度，怎料，第一天，低低雨雲把什麼風景都煞盡了。第二天，算放晴過來，但遠處依然蒼烟迷漫，好容易在導遊員指示下，大家才似是疑非的「據說」都看到富士山的影子了。這樣就算看過富士山，真是個大笑話！帶着這個笑話，經過著名的日本平茶場，我們到了名古屋。住的酒店正是中共乒乓球隊到日本比賽時駐隊的地方；這個房間可能莊則棟住過，那個房間可能李富榮住過，雖然我們在說笑中胡亂猜着，但在心底裏，都有一份親切敬意，因為：他們是中國人！

放下行囊，大夥兒便逛市中心榮町區去。剛巧是五點鐘下班的時候，行人道上擠得有點像香港遊年宵的模樣。突然，傳來陣陣廣播聲音，雖然聽不懂日本話，由於語氣激昂，倒不難知道有人正在演說了。依據生活在香港的經驗，人羣聚集處便是演講者的所在地。可是，找呀找全是忽忽趕路的「人流」，那裏有人羣堆在一起呢？等得橫過了馬路，才發覺停在路旁一輛小貨車頂上，站了個青年人對着播音器振臂高呼。從標語上看得懂的漢字去猜，大概他在作反對核爆試驗的演講。奇怪的不是他可以如此自由在街頭演說，而是照樣的人羣，竟沒一個好奇的停下腳步來聽。究竟是日本人受過嚴格訓練，不作破壞公安秩序的行爲呢？還是對於這類演講已經習慣了，不值得好奇停下來費時間呢？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在街的另一角，一批戴着寫滿標語鋼盔的青年人，正忙着向行人派發傳單。原來他們是全學聯份子，要反對佐藤、反對原水爆、反對沖繩島事件……詳細細在精美的傳單上開列了理由，號召日本人參加他們的示威行列。但木無表情的行人，接了或根本不接那傳單就走開，簡直不當成一回與自己有關的事。難道日本人對事情是這樣漠不關心的麼？不禁叫我這過客生疑了！

再走過一條馬路，卻發現大堆人聚在一座大廈門外，緊張地讀着那張油墨未乾的告示。原來稱為日本航空史上最大慘劇——全日空客機跟空中自衛隊軍機相撞、一六八人死亡的消息剛傳到名古屋來。雖然詳細情形不知道，可是，一百六十多條人命，就夠我們的心情往下一沉了。半小時後，全街貼滿了報紙號外，甚至連百貨公司裏每個櫥櫃玻璃上也都貼上，人們圍讀的表情是既關心又難過。等到晚上，電視台把原來節目取消，播出有關的情況，包括失事現場搶救過程實錄、死亡名單、家屬訪問、有關當局追究失事責任的緊急會議現場實錄、圖解、航空專家發表意見。整夜守在電視機前，看人家的辦事認真，實在十分感動。再過幾天，消息傳來自衛隊首腦引咎辭職、研究小組公佈劃分航線計劃，那就更吃驚了，因為人家的官是如此自我負責，辦事是如此迅速，除卻關心之外，一定還有些什麼力量在支持，是什麼力量呢？不是值得我們想想麼？

名古屋沒留給我深刻印象，但卻難忘街頭人羣的兩種表情！